

虛雲禪語

(續)

方興

末山尼

昔灌溪尊者，是臨濟的徒弟。在臨濟勤學多年，未曾悟解，乃行脚參方。至末山尼僧處，小尼告知末山，末山遣侍者問曰：「上座是為遊山玩景而來，抑為佛法而來？」灌溪答說：「為佛法而來」。末山曰：「既為佛法而來，這裡也有打鼓升座的儀軌」。遂升座。灌溪初揖而不拜。

末山問：上座今日離何處？
答曰：路口。
末山曰：何不蓋却？
溪無對，始禮拜。

船子橈

末山問：如何是末山？
末山答：不露須。
溪問：如何是末山主？

末山答：非男女相。
溪乃唱曰：何不變去？
末山答：不是神，不是鬼，變個甚麼？
灌溪無言以對，於是伏膺，在該處作圓頭三年，後來大徹大悟。灌溪上堂云：「我在臨濟處處得半杓，末山孃孃處得半杓，共成一杓。吃了，至今飽而不饑。」此說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，亦是末山尼的法嗣。這個公案，說明尼衆中有驚世的人才，超人的手眼，在佛法裡，不能有重男輕女的世俗陋習。

；離鈎三寸、子何不道。」會擬開口，船子一撈打會落水。才出又打，如是三次。豁然大悟，在水中點頭三下。船子云：「竿頭絲綫從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」會即掩耳。

呂洞賓問禪於黃龍

呂洞賓，別號純陽，京州人。唐末三舉不第，無心歸家，倡於長安酒肆，遇鍾離權，授以延命之術。洞賓依法修行，後來能飛騰自在，雲遊天下。一日至廬山海會寺，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：

一日情閑自在身 六神和合報平安

丹田有寶休問道 對境無心莫問禪

未幾道經黃龍山，觀紫雲成蓋，疑有異人，乃入謁。值黃龍擊鼓升座，呂遂隨衆入堂聽法。

黃龍曰：今有人竊法，老僧不說。

洞賓出而禮拜，問曰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鐘內煮山川？

黃龍斥曰：這守屍鬼。

洞賓曰：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。

黃龍曰：饒經八萬劫，未免落空亡。

此時洞賓窮理絕，忘了「對境無心莫問禪」的工夫，大發瞋心，飛劍直取黃龍。黃龍用手一指，其劍落地，不能取得。洞賓禮拜悔過，請問佛法。黃龍曰：「半升鐘內煮山川」即不問，如何是「一粒粟中藏世界」。

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，乃述偈懺悔曰：

棄却飄囊擊碎琴，從今不戀袋中金，

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當年錯用心。

從此道教在洞賓的手下，大為興盛，被稱為北五祖。紫陽真人因

讀《祖英集》而明心地，被稱為南五祖。這些鐵一般的實事，說明道教是在佛教宗門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。

百丈開悟

百丈侍馬祖行次，見一羣野鴨子。祖問：「是什麼？」丈云：「野鴨子。」祖曰：「何處去也？」丈云：「飛過去也。」祖扭丈鼻，負痛出聲，祖曰：「又道飛過去也。」丈乃大悟。回堂痛哭，同寮友問：「想父母耶？」丈曰：「無。」問：「為何哭？」丈曰：「你問和尚去！」友問祖曰：「海侍者從和尚遊山，回寮大哭，不知何意？」祖曰：「你問他自知悟道也。」丈聽得欣然大笑。友問：「你才大哭，因何又笑？」丈曰：「適才大哭，如今又笑。」

三日後，百丈再參次，祖目顧繩床角拂子。丈曰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？」祖曰：「你向後開兩片皮，將為何人？」丈取拂子豎起。祖曰：「即此用，離此用？」丈即掛拂子於舊處。祖震威一喝，百丈三日耳聾。後黃檗聞舉，不覺吐舌，故得大用，痛打臨濟，棒下安心，立玄要，分賓主，顯照用，折料棟，深入奧堂，千古不移。

如何是教意

雲門到江州，有陳操尚書才見便問：「三乘教典即不問，如何是衲僧行脚事？」門云：「曾問幾人來？」操曰：「即今問和尚。」門曰：「即今且置，如何是教意？」操曰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忘。」門曰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為對有言，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忘想。除此之外，畢竟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無語。門云：「汝豈不見經中道，治世語言，資生事業等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，何故今日鈍滯如此？」尚書於是作禮謝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

虛雲曰：「昔日陳子親到賓陽雞山扣擊，遭老僧幾回毒手，探知他閨閣中物，不肯放下，虛渡多少光陰，今日為伊點破。」

(未完)